

从天台山出来，我又去了绍兴，出老酒的地方。这不大的小城，不光老酒出名，也还出过许多伟大的人物，从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画家到巾帼英雄，如今他们的故居出都成了纪念馆。连鲁迅笔下那个小而又小的阿 Q 过夜避风雨的土谷祠也修整一新，油漆彩绘得鲜艳夺目，还挂有当今书法名家题的额匾。这阿 Q 当作土匪砍头的那时辰，绝对想不到死后会有这分荣耀。我于是想到这小城里的小人物也性命难保，更别说那以民族兴亡为己任的革命英烈秋瑾。

她故居挂有她的照片，一位怡静俊美诗文并茂的大家才女，眉宇清秀，目光明净，神态娴淑，年方二十有余，却绑缚待头闹市，光天化日之下砍掉了头。

一代文豪鲁迅，一生藏来躲去，后来多亏进了外国人的租界，否则等不到病故也早给杀掉了，足见这片国土，哪里也不安全。鲁迅诗文中有一句「我以我血溅轩辕」，是我做学生时就背诵的，如今不免有些怀疑。轩辕是这片土地上传说的最早的帝王，也可作祖国，民族，祖先解，发扬祖先为什么偏要用血？将一腔热血溅出来又是否光大得了？头本来是自己的，为这轩辕就必须砍掉？

徐渭的联句“世上假形骸，任人捏塑，本来真面目，由我主张”，似乎更为透彻。可这形骸虽假，为什么要任人捏塑？假不假且不去说，不任人捏塑难道不行？再说，那本来的真面目，真不真也不去说，问题是是否又主张得了？

小巷深处，他那「青藤书屋」，一个不大的庭院，爬着几棵老藤，有那么间窗明几净的厅房，说是尚保留原来的格局，这么个清静的所在，也还把他逼疯了。大抵这人世并不为世人而设，人却偏要生存。求生存而又要保存娘生真面目，不被杀又不肯被弄疯，就只有逃难。这小城也不可多待，我赶紧逃了出来。

城外会稽山是大禹的陵墓，历史上第一个有世系可考的朝代的第二位帝王，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前后，在这里一统天下，会聚诸侯，论功行赏。

从若耶溪上的小石桥过去，松林覆盖的山丘之下，大禹陵址前的场子上，晒满稻谷，晚稻都已收割。深秋阳光下依然十分暖和，令人有种适意的困倦。

进到门里，偌大的庭院清悠闲寂。我只能去想象七千年前在这里种稻养猪烧制泥人头面的河姆渡人的苗裔，同五千年前在陶器上刻下几何图形的孔眼符号的良渚人的后代，那些以鸟为图腾断发纹身的百越先人，如何接受大禹的检阅。庆典之时，偏偏有一位不知趣的巨人防风氏，披件麻衣，扎条牛皮绳子，吊而郎当，晚来了一步，被大禹喝令左右，砍下了首级。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亲自来此做过调查，写下了那部巨著《史记》。他也得罪了皇帝，虽勉强保住了脑袋，也还割掉了睾丸。

正殿顶上，两条苍龙之间，一轮明镜映射耀眼的阳光。阴凉的殿堂里有一尊新塑的大禹偶像，慈祥得不免俗气，倒是他背后象征治平九州水土的九把斧钺多少透出点消息。

据《蜀本记》记载：「禹本汶山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我正是从那一带而下，即当今汶川羌族地区，也是大猫的巢穴。禹出熊腹而生，成书更早的《山海经》可以佐证。

他治水的功绩，通常说是疏通了黄河，我也怀疑。我以为他是从岷江上游（古之长江源一向以岷江为主导，有《水经注》可供查考），沿长江，过三峡，北攻积石之山，南攻工共之国，东攻云雨之山，一路征战，直打到这东海之滨。在当年出产象征端祥的九尾狐狸的青丘之国，之后改名为会稽的这苍翠的涂山之下，遇到了那位妖娆的女娇，合欢之时，露出了熊的本相。这小处女仓皇不已，神圣的大禹不免情急追将上去，大声喝道：“启！”才生出了人世间继承帝位的第一名皇太子。这禹在他妻子眼里是一头熊，在百姓口里传为神，史家笔下他是帝王，写小说的则可以将他写成第一个扼杀他人实现自己意志的人。至于这洪水的传说，当然不妨也可以从胎儿的羊水中去找寻先天记忆的因子，外国就有人做这学问。

这禹陵里如今残存可考的古迹，只有大殿对面的一块石碑，斑剥的若干蝌蚪般的文字专家学者尚无人能辨认。我左看右看，琢磨来，琢磨去，恍然大悟，发现可以读作：历史是谜语

也可以读作：历史是谎言

又可以读作：历史是废话

还可以读作：历史是预言

再可以读作：历史是酸果

也还可以读作：历史铮铮如铁

又能读作：历史是面团

再还能读作：历史是裹尸布

进而又还能读作：历史是发汗药

进而也还能读作：历史是鬼打墙

又同样能读作：历史是古玩

乃至：历史是理念

甚至于：历史是经验

甚而还至于：历史是一番证明

以至于：历史是散珠一盘

再至于：历史是一串因缘

抑或：历史是比喻

或：历史是心态

再诸如：历史即历史

以及：历史是感叹

历史啊历史啊历史啊历史

原来历史怎么读都行，这真是个重大的发现！